

憲章錄

十八

憲章錄卷第四十

弘治元

年戊申

孝宗敬皇帝弘治元年春正月 擢左庶子劉健爲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 召巡撫遼

東副都御史馬文升爲左都御史召南京刑部尚書

何喬新爲刑部尚書 以給事中賀欽爲陝西左叅

議欽以母病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

聖學謂今日急務莫先于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尤

當訪求真儒以充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廁其間二曰

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

明學術純正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祖訓職掌不過灑掃供奉關防出入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方陳喜輩或陷主虜庭或勸易儲嗣或謀賄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或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或導進淫巧此其陷君悞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也宜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掌奏牘預大政外不可使守地方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

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罷黜浮屠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葬之正禮真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頽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民心目善䟽入乞辭 閏正月 勅脩憲宗實錄 二月

上耕籍田禮畢宴羣臣時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戲出狎語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即斥去之 以許進爲山東按察使

三月 上視太學謁先師 南京吏部主事儲巖

上疏薦舉謫籍遺才先是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
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並以言事遠謫讎言五人
者既以直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嶺海毒
霧瘴氛與死爲伍情實可憫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
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裨益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
若先用已試之人 上付吏部起用之 加贈于謙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建祠墓所命有司
春秋致祭時給事中孫霽等言謙功在社稷宜賜贈
謚廟祀遂有是典 少詹事楊守陳上講學勤政疏
上褒納之 吏部尚書王恕奏言正統以來每日止

一朝臣下進見說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
識盡察不過寄聰明於左右之人左右之人與大臣
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或得之毀
譽之言或出於好惡之私未免以直爲枉以枉爲直
欲察識之真必須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與之
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轉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
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才任使亦可以啓沃聖心而進
於高明矣 初開經筵賜講官程敏政等宴及白金
寶鈔有差 夏四月 天壽山大風雹 上遣官祭
告戒諭羣臣脩省先是大學士萬安尹直旣被劾罷

劉吉慮科道有言乃阿結科道昏夜欵門祈免彈劾
遂建言當超遷掌科道之官待以不次之位左庶子
張昇上疏謂應天之實有大本有急務大本在心急
務在政心在陛下固當無時而不謹畏矣政以人才
爲先人才以輔臣爲先可不慎乎初科道首以萬安
劉吉尹直爲言安與直以次罷遣惟吉偃然獨存知
今日惟科道得言遂欲超遷科道不知朝廷用人惟
取賢能不論方類吉柔佞取悅無所不至自是科道
無復肯言而羣臣靡然附之臣思陛下日御經筵
虛心聽納吉以患失鄙夫爲講官領袖臣與之旅進

旅退實汗顏也先時貴戚萬通萬喜萬達等依憑宮
闈兇焰熏灼吉與締姻請托公府賂入私門李林甫
之蜜口劒腹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吉實合而爲一因
數吉卜罪請亟譴斥以應災異以回天意疏上御史
魏璋等阿吉意交章劾昇左遷昇南京工部員外郎
逮御史湯鵬及壽州知州劉槩下獄鵬先是以印
馬詣內閣會勅萬安劉吉尹直謂曰近日詔書裏面
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言官增之耳鵬即以其語劾
奏之謂其不當稱裏面且歸過於君非人臣之義數
日司禮監宣鵬入傳旨謂疏已留中鵬大言疏如不

出將併効諸中官遂昂然而出以疏草示人已而安
直皆免官鴈與李文祥等以爲小人退則君子進雖
劉吉尚在不足忌也吉使門客徐鵬喈御史魏璋以
殊擢使伺鴈鴈家壽州知州劉槩與書言嘗夢一人
牽牛陷澤中鴈手提牛角引之而上盖人牽牛象國
姓此國勢瀕危賴鴈復安之兆也因餽白金爲壽鴈
大喜出書示客璋以此効之謂其妖言誹謗遂捕鴈
及槩下錦衣衛獄 五月 六月癸巳朔日食 達
虜犯大同宣府詔鎮守等官各陳所見 給事中林
廷玉言姦僧繼曉罪惡貫盈先年雖發爲民然盜竊

賞賚家資鉅萬日擁姬妾以自娛元惡漏網非所以
昭法典而示鑒戒也 上納其言命錦衣官校械繼

曉至京伏誅

秋七月

文華後殿講書畢賜講官

程敏政等各織金緋衣金帶

以許進爲僉都御史

巡撫大同

八月

詔議孔廟從祀禮科給事中張

九功奏言孔子之道大同天地從祀諸賢豈容或苟

如荀况馬融王弼皆在所當黜今之儒臣禮部侍郎

薛瑄在所當入少詹事程敏政上言聖王治天下以

祀典爲重况孔子功德在萬世必文與行兼名與實

副者乃可以從祀若戴聖身陷賊吏劉向喜談神仙

馬融爲梁冀草詔殺李固何休解春秋黜周王魯王
弼何晏倡爲清談王肅佐司馬昭篡魏杜預爲吏不
廉爲將不義得罪名教皆宜黜祀顏子曾子子思配
享于殿而父在兩廡非所以明倫宜別立啓聖一祠
祀叔梁紇而以顏無繇曾皙孔鯉及孟孫氏配享祭
酒謝鐸則謂吳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俱詔廷臣議
之學士吳寬言從祀苟有益於經傳則馬融楊雄昔
皆不廢侍郎倪岳亦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
可貶然秦漢以來六經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
授經以復存自是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

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於是從祀咸仍其舊云 擢
湖廣按察使楊繼宗爲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尋卒
繼宗山西陽城人好善嫉惡與人不苟合先爲嘉興
知府止攜老僕一人蕭然旅寓九載考績民老幼遮
道留之不忍捨去陞浙江按察使憲綱振肅初藩臬
諸司所用咸辦於下鎮守中官供給日費萬錢一切
革去之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外戚宦官莊田凡
占民間地土者悉奪而還之權貴歛跡成化乙巳星
變上䟽左遷雲南副使旣復巡撫雲南居官三十餘
年剛直廉介之操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云 以都

指揮王欽梁宏爲都督僉事時太監李良典御廐爲
欽宏乞陞得之武選郎中陸容上疏極論都督武官
極品體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非人而良等招權市
恩當正典刑疏兩上竟奪其新命士論壯之 九月

冬十月 禮部尚書致仕周洪謨卒謚文安 召

南京兵部尚書耿裕爲禮部尚書 以張悅爲禮部

侍郎 以兵部郎中陸容爲浙江右叅政容字文量

蘇州崑山人弱冠爲縣學生即有志經濟大肆力于
經史百家凡典禮兵刑漕運水利之類莫不通究曉
晰舉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時邊報旁午章奏日

三四上凡虜情虛實地里險易兵力分合皆具中肯
綦事下九邊邊人驚服而於沮征安南沮太監李良
乞陞數事尤偉改武選郎中值 上登極上䟽論八
事曰儲養台輔教導勲戚愛惜人才久任巡撫經理
武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言多懇切在職
方有名例遷京堂時劉吉柄國謂容侵官將陰中之
出爲浙江叅政容泣浙江尤有聲旣而竟以朝覲考
察去位聞者大駭凡在君子之列者無不憤惜容著
述甚富有式齋稿菽園雜記等書 按陸容在當時
名實素著竟以考察去官此在弘治初劉吉當國雖

王恕宰吏部馬文升掌都察院蓋已然矣胡端敏公
在嘉靖間乃謂近年吏上遵內閣分付下畏科道
彈劾多將剛正有爲不肯逢迎交結之人黜退致令
人才缺乏蓋亦未究其所由來也乃後則又爲一經
考察則禁錮終身自非尊德樂義藐視富貴之士鮮
不爲柄臣所制矣十一月把秃猛可可汗死阿
反立伯顏猛可爲可汗十二月土魯番殺忠順
王罕慎復據哈密授沙狐狸金吾衛千戶初正統
中沙狐狸隨英宗駕于虜中汲水取薪極其勤勞
也先竒之召問中國如爾比者幾何對曰我何足數

勝我而精敏者十萬也先曰何不以此輩來迎駕曰
先是往征東南諸國未回回即來此矣也先色動及
駕旋被留虜中虜授爲士卒頭目浸用事納婦生子
遂致富貴亦時奉虜命至朶顏三衛開馬市如是者
殆四十年至是訪得舊在中國時所生子令輸情于
朝期以明年當遂歸朝其子以聞上允且深憫之
如期率其胡婦胡兒一家悉至所攜輜重甚富入見
上上恐其詐命所司詳驗莫有識者狐狸曰先帝嘗
賜我一綉囊曰此周太后手製也所司取以進太皇
太后曰此真先帝物也上乃授以千戶賜宅一區

憲章錄卷第四十